



穿行幽州山峡 ——寻找最美的丰沙铁路

初识丰沙线，只因一个个美丽的站名——斜河涧、落坡岭、雁翅、沿河城、幽州……似乎透过站名就能看到背后的风景和故事。中学时代，书包里不一定备齐课本，却总是装着一本翻旧的《列车时刻表》，人在课堂上寂寥无事，心却早已游遍了纸上的山间小站。后来得知，这条铁路是避开原京张铁路关沟段大坡道的另一通道，是当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所选几条线路中认为较好，但因造价较高而被迫放弃的路线。友人曾说，丰沙的铁路风景最纯粹，山水赋予了它的灵气。

文 / 张焕

简单安详的山间慢火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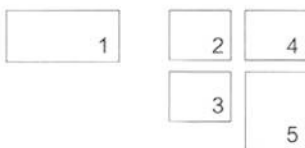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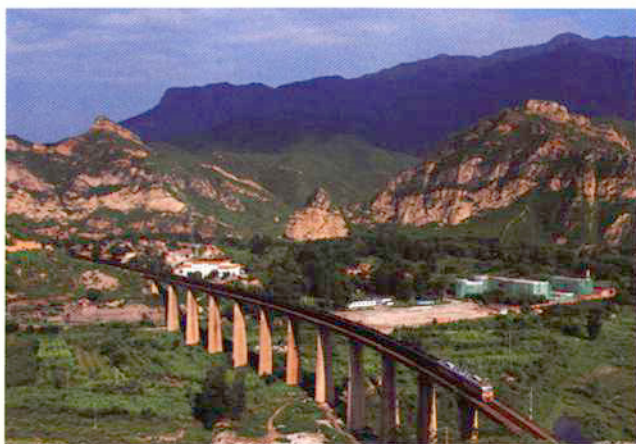
从北京站乘车西行半个小时，在三家店水库第一次跨过永定河，丰沙山水画卷自此展开。1号隧道屏风般地城市和山水分隔开来。进入隧道前，在铁路北侧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旁，矗立着“丰沙铁路烈士纪念碑”。碑顶是我见过最端正的路徽石刻，碑身上刻“修建丰沙线烈士永垂不朽”，基座上记录着建设年代“1952~1955”。另一面记录着工人、农民、军人等4万余人修建铁路的经过，共有108位

先辈献出了生命。犹如文人作画都会把人文关怀体现在题款上，这些碑文同样让人们协调时间和空间，把握历史文脉。碑前凭吊，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火热的表情和劳动场面在眼前浮现。

实际上，丰沙线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至1939年。时值抗战，日军为了掠夺大同和京西的煤炭资源，规划了（大）同塘（沽）铁路，丰沙线便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至1944年，永定河大桥桥墩基本完工，落坡岭、琉璃渠等

隧道已经打通，此后工程随着日军投降而暂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决定修通丰沙线，经过军民的合力攻坚，丰沙线终于在1955年通车，并在1972年增建复线、1984年实现电气化。如今，沿途仍然能见到日式的桥梁、隧道等建筑，默默见证着历史。

列车驶出隧道，旅客立刻会被眼前两岸青山所包夹的碧水所吸引，丰沙线从这里蜿蜒穿行于永定河谷之中，迂回曲折，桥隧相连。慢火车走走停停，



1. 丰沙铁路在三家店第一次跨过永定河，一幅山水画卷自此展开
2. 列车穿行在落坡岭的青山碧水间 王嵬 摄
3. 青白口大桥在永定河上空划出了一道优雅的弧线，如长虹连接天地
4. 雨中京门线，清秀中又让人感到温润而闲适
5. 丰沙铁路穿山越岭，桥与隧是这里的主旋律

沿途山民跟着这趟慢火车上上下下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最便捷可靠的出行方式，大雪封山时甚至成了唯一选择。小站里难以看到送别时难舍难分的场景，山民们很少远行，多是就近走亲访友，或是挑上一担自家特产进城卖掉，晚上再从同一个车站下车便推门进家，如此，聚散离合也变得简单安详起来。

车停落坡岭，落坡岭一带山区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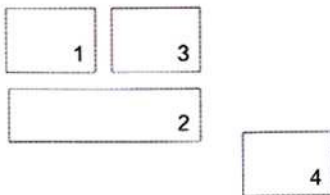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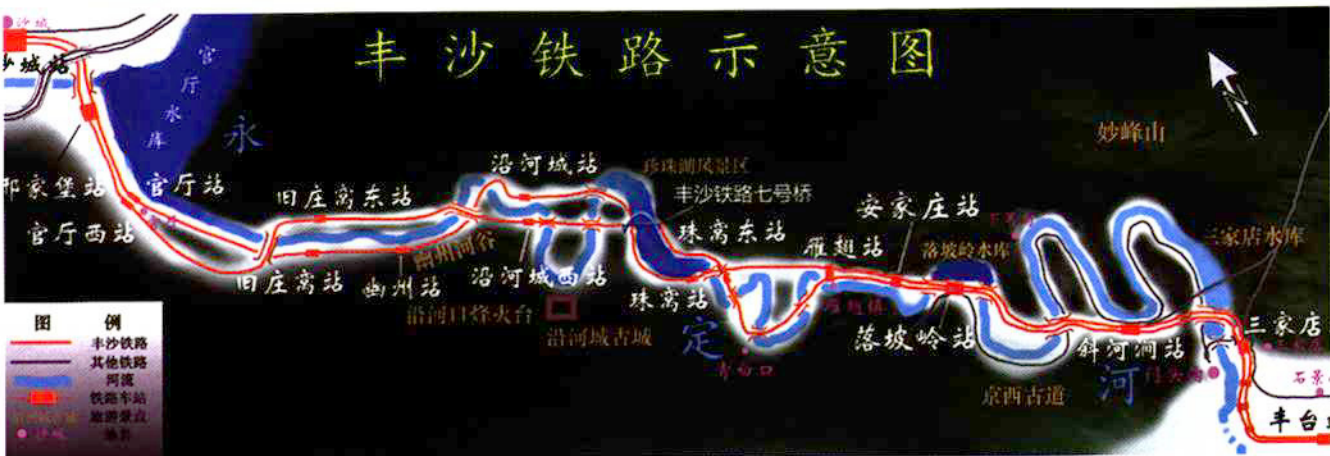
本无名，相传很早以前，有一位逃荒老太婆来到这座大山里病倒了，苏醒过来后又饥又渴，挣扎着到永定河边喝了口水，看见河边的河芹菜青嫩碧绿，便采来充饥，老太婆病好后以野果野菜为生，人们便称这里为“老婆岭”，但又觉得不雅，取其谐音改称“落坡岭”。

京门支线 铁路原生态

从地图上看，还有一条铁路在丰沙线两侧迂回曲折，这便是有百年历

史的京门铁路，它与现代电气化铁路相邻，这里成了百年铁路变迁的活话本。京门线是当年詹天佑先生为京张铁路修建的支线，至今京西煤炭仍由这条支线源源运出。

沿着京门线折向西南不远便穿过公路，道口是为数不多人们可以亲近铁路的地方。一次天降细雨，驾车至此栏杆正要落下，干脆放弃了抢行，缓缓停下且放下车窗，深吸一口湿润



1. 珍珠湖畔，丰沙铁路蜿蜒而行

2. 丰沙铁路示意图 王巍 绘

3. 永定河 7 号桥横跨山谷，是丰沙铁路的点睛之笔 王巍 摄

4. 在官厅，丰沙铁路与水库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 王巍 摄

的山间空气，手指随雨刷和道口铃声节奏在方向盘上击打着节拍，不一会儿守车在前，机车推送着几节货车沿着原生态的木枕单线慢慢通过。

这种等待完全不同于城市拥堵，让人感到温润而闲适。生活亦如是，时而加速，时而避让，前往目的地时不忘途中的风景，大概后边向我鸣笛抗议，超车抢杆的人不会明白。

七号桥 点睛之笔

继续乘火车前行。再次跨过永定河，也暂别京门线。经过安家庄，到达雁翅。据说康熙帝在此射中雁翅，

故名，也有因村后小山形似雁翅取名的说法。丰沙线自此两线分隔永定河相望，四次交跨，珠窝、沿河城、幽州、旧庄窝、官厅等五站，一站两建以“东、西”区分。

雁翅站所在的青白口乡比车站本身更有名。这里自明清两代起生产汉白玉石，是营建故宫的备料地之一。

青白口大桥在永定河上空划出了一道优雅的弧线，隧道不断剪辑着高山和深谷的片段，就在你为险峻之美意犹未尽之时，刹那间一片壮美的水面又冲入感官，这就是丰沙线的点睛

之笔——珍珠湖和七号桥。珍珠湖誉有京西小三峡、小漓江之称，七号桥飞跨在两岸山崖上，虽在 1970 年落成，但在今天看来仍不失时代感，这座当年亚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铁路拱桥长 217.98 米，被誉为“亚洲第一桥”，可见建设者的胆识和魄力。

桥梁编号记录着跨越永定河的次数，丰沙 8 座桥神态各异，都成为了游人们的摄影名所。

幽州 世外桃源

出了明代屯兵的沿河古城也就离

开了北京界，到达幽州。这里未经人工开发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，隔绝了尘世纷扰，人与自然以纯粹原生态方式交流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丰沙段落。虽然被誉为自驾族和背包客的天堂，但是坐火车才更有意思。从旧庄窝下车，沿着河滩砂石路进发，边走边欣赏沿途美景，一个半小时就可到达幽州村。跨过一处铁索桥，永定河水从桥下缓缓流过，岸边遍布草地和小树林。这里可以“腐败”的地方很多，适合烧烤和篝火。

幽州的幽静未必适合一个人独处，却绝对适合一群人狂欢。去村里买上几瓶当地啤酒，来一顿烧烤大餐，吃完找个树荫午睡或者打牌，等候返程列车。蓝天为被、大地为床，好不惬意。如果天气足够好，夏夜在这里可以看到满天星斗，还有银河。

在这里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空气，映入眼帘的除了青山绿水就是山间温馨的小火车，一列列火车穿山而过，悠扬的风笛打断你的思绪，火车从对面山腰上时而露出橙色车头，时而又藏于山中不见踪影，当你再次寻找它，它却沿河而去。

官厅 失落的文明

不知不觉中，两岸的青山逐渐退去，手机信号再次被接通，官厅水库的湖光山色闯入视线，从这里开始，丰沙的乐章由壮丽的高潮乐段，进入柔美的慢板，呈现出广袤的塞外风光。

按照我国的地名习惯，县城地名多与所在县名一致，然而怀来县城却叫沙城。原来，1951年，为修建官厅水库，怀来县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：49200人和怀来县城移至沙城，水库建

成后，一部分老县城永远沉睡在水下，成了“失落的文明”，以此换来了永定河水的安宁。在官厅水库的枯水期，老县城的公路和铁路路基会浮出水面，拾起一块那时的道砟，仍残存着半个多世纪前的铁锈气味。

不久，分隔过十几公里的上行线在邢家堡重新相遇，湖水对岸，京张老线也逐渐清晰，终于在沙城殊途同归。

此情此景，对铁路人的钦佩感油然而生，逢山开隧、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永远激励着旅行者。❶

摄影 罗春晓

编辑 罗春晓

